

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 青銅造像—— 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

■ 賴依縵

十三世紀末當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遊經東南亞時，描述爪哇富裕程度無以言喻。此際爪哇島政治重心位於東部，而將首都從中爪哇遷都至此的第一個王系是承繼馬打藍（Mataram）王國之政權，其明主結合海陸國際貿易與農業資源控制權，開創新的政治運作模式，從奢侈品貿易獲取巨額利潤；出土近百件佛教造像的甘竹（Nganjuk）窖藏，即與此過去咸信尊崇婆羅門教之新馬打藍王朝（929-1222）有關。¹

印尼古來因為交通樞紐的優越地理位置、爪哇島肥沃的土壤以及其他各島出產豐富的香料，成為富庶的海洋貿易國。本文聚焦的爪哇島，五世紀初各地邦國不乏信仰印度傳來的婆羅門教與佛教的訊息。中爪哇時期（700-930）興盛的夏連特拉王國（Śailendra，意譯山帝），國力強盛，信奉佛教，建造了著名的婆羅浮屠（Borobudur）。與此同時有其附庸或同時並存之馬打藍王國，以信奉婆羅門教為主，但是佛教共融混合，其後此世系取而代之成為中爪哇主要王系。十世紀初，或因為火山爆發等不明原因，首相辛鐸（Mpu Sindok，統治期 929-947）篡奪王位，將爪哇政治重心東移，開啓了東爪哇時代（929～十六世紀初）。此際不見大型石造建築群，但是青銅造像工藝延續過去傳統，仍頗為盛行直至十一世紀。本文焦點，即是與此辛鐸世系相關之一批青銅小像。²

1913 年東爪哇距諫義里（Kediri）僅 30 公里的甘竹一座荒廢古寺（Candi Lor）近處，出

土可謂爪哇史上最著名的一批青銅小像，在雅加達國家博物館（Museum Nasional）成立三百年的大事紀中，其發掘時間與婆羅浮屠佛造像等 15 件作品之入藏時序同被列出，可見其重要性。³（圖 1）

但是甘竹青銅小像之出土數量與造像內容，百年來真相不明，因為農人挖掘出小像後，旋即變賣私人藏家，雖然巴達維亞博物館（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前身）人員聞風而至，其後分批購藏，但是至今僅有 1913 年一篇荷蘭學者克羅姆博士（Nicolaas Johannes Krom, 1883-1945）撰寫的出土報告，私人收藏與隨後入藏博物館之造像未及註錄。而克羅姆博士報告內容所述，去除僅餘臺座造像，皆屬於金剛界曼荼羅，學界或即以為此窖藏僅出土相關造像，並隨著學術推展，釐清其有兩組金剛界曼荼羅，時代在十至十一世紀，具有典型東爪哇時期銅造像特色。⁴

過去甘竹窖藏研究成果僅追索到五十多尊

相關造像，但是據信此處出土近 90 件文物。筆者利用荷蘭東南亞學研究重鎮克恩研究所（Kern Institute）典藏拍攝於西元 1863 ～ 1956 年之舊圖版，並比對全球公、私收藏，追索出相當接近原出土數量之相關資料，但是隨之浮現過去未料想的問題，其中有十三尊與前述甘竹兩組金剛界曼荼羅無涉，但克恩研究所紀錄為甘竹出土，而其中以中爪哇風格為主的造像（見圖 4、6 ～ 9），

管見過去僅一、二尊曾有零星資訊，其他皆未有報導或紀錄，亦未曾進入相關研究者的視野，此資訊是否可信呢？⁵

克恩研究所典藏之圖版中，有三尊立姿造像，與另一件風格相同之小像共四尊現為雅加達國家博物館館藏，館方紀錄為甘竹出土，顯見研究所之紀錄正確。（圖 2、3）此外，1913 年克羅姆博士報告之末尾，附記載稿後陸續有兩尊文



圖 1 東爪哇時期 兩組金剛界曼荼羅部分造像 甘竹出土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克恩研究所 OD-1705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4jMMdj>，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圖 2 東爪哇時期初期 四攝缺一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3605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2zVEWm>，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圖 3 東爪哇時期初期 四攝 甘竹出土 從左至右金剛索、鉤、鈴、鎖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 4 中爪哇時期 坐佛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11603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77mMkk>，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圖 5 中爪哇時期 佛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102

物入藏，根據其一貫精確地描述，由有頭光女尊、蓮臺斷壞、左手置腿部、右手捧珠、尺寸等特徵，可推斷其中即有舊圖版中之一女尊造像，即後述寶生佛母像。（見圖 12）據此，在更多相關資訊揭露前，應肯定克恩研究所之紀錄可信。⁶此十三尊造像，管見半數未見於公、私典藏，僅憑舊圖版難精確判斷其製作年代，畢竟爪哇應有多個青銅器製作中心，風格不盡相同，但是進一步釐清此窖藏出土之造像，對於理解爪哇藝術與宗教的歷史相當有意義，以下擬在過去建立的爪哇青銅造像風格序列框架下，探討製作年代與釋名，拋磚引玉。⁷依年代可大分為兩群，年代較早者屬中爪哇時期，風格仍受印度造像影

響，皆應為單尊像；較晚者多屬東爪哇時期，以裝飾繁複為特色，已完備獨特的爪哇風格，多數為曼荼羅群像，以下分論。

中爪哇時期

這批造像中，有五尊有著顯著的中爪哇時期風格，卻自東爪哇地區出土，並不多見，為一佛、三女尊以及一尊財寶天王。時代最早者為坐佛（圖 4），肉髻高聳，著袒右肩袈裟，手結定印，結跏趺坐於蓮臺，背光為環形，內有一圈連珠紋、外圈有火焰紋，其上原應有傘蓋，今僅餘支撐之小柱。造像成功地表現薄如蟬翼袈裟下結實的肌肉，輪廓線條流暢、整體幾無衣紋襞褶，

巧妙傳達出佛陀凝神內斂，進入甚深禪定的精神力。僅憑手印難斷其尊格，或為釋迦牟尼佛或阿彌陀如來。前述造像特色以及低矮圈狀螺髮、白毫不明顯等特徵，與受到笈多（Gupta dynasty，四至六世紀）藝術影響的南印度造像關係甚深。但是背光如逗號的捲曲火焰紋應是受到東印度奧利薩邦（Odisha）青銅像的影響，肥厚的蓮瓣與清晰的蓮蕊則是受到帕拉朝（Pala dynasty，八至十二世紀）那爛陀（Nalanda）造像的啟發。此八至九世紀造像，已展現爪哇佛教造像的獨特風格。與同時代院藏散發寧靜平和氛圍的優美立佛（圖5，高16公分），雖然風格來源不盡相同，但是仍有共同特色。⁸

有環狀頭光女尊，雖有鏽蝕，但仍可見菩薩面容莊嚴，頭戴高冠，胸前斜穿天衣，恬然自適

舒坐於雙重蓮臺，左手持長莖青蓮、右手置膝做與願印，如克恩研究所標示為綠度母。（圖6）儘管是小像，但是造型秀雅，肌肉塑造洋溢著豐美的生命力，所著裙之紋飾亦清楚可見，製作時代應在九世紀下半葉。而此類頭光，為爪哇特有，亦可見於前述院藏佛立像。另有四臂女尊像，保留相當完整，佛母冠飾屬較素淨豎直梳起的髮髻冠，天衣斜穿胸前（圖7），雙手結定印捧鉢，另二手結說法印於肩旁；從舊圖版無法觀察其持物，但是從其他相同圖像作品可知其應持數珠與經典，如研究所標註，為準提佛母。舟型背光最外圈亦有如逗號扭動的火焰，其上有傘蓋，蓮臺下有鏤空牙座。此尊像肉體表現力趨向形式化，但是裝飾尚未如後述造像繁複，細節鑄造有度，可為九世紀末作品。綠度母與準提造型



圖6 中爪哇時期 綠度母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2250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4jnWWW>，檢索日期：2024年2月9日。



圖7 中爪哇時期末葉 準提佛母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2252 攝於1915年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YVp04L>，檢索日期：2024年2月9日。



圖8 中爪哇時期末葉 度母或毗俱胝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2251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4jnWLj>，檢索日期：2024年2月9日。

偏纖長，但為反襯腰肢、表現下腹；胸部偏窄長，臀部豐滿的造型，為孟加拉吉打港等地八世紀造像之典型。而前述坐佛像上方清楚可見的 L 型小桿，是為確保傘蓋位於尊像之正上方，如準提佛母像所示，則為爪哇銅像特色。⁹

另有一女尊，其冠亦應為髮髻冠，肩膀寬厚、四肢粗大，條帛披於胸前，一手做與願印，一手應持長莖蓮，但蓮花斷壞，結跏趺坐，此尊應為觀音之脇侍眷屬度母或毗俱胝，研究所標示為綠度母。（圖 8）造像腿、足比例過長，為部分爪哇造像之特色；頸飾素淨、蓮臺並無蓮瓣，自舊圖版觀察，手、足粗糙似尚未打磨完成，但是其具有中爪哇時代晚期特徵。¹⁰

最後為四臂之財寶天王像（圖 9），有火焰

紋橢圓形頭光，面貌凶猛，身體矮壯，頸飾、腕釧、臂釧、腹帶嚴飾，遊戲坐（*lalitāsana*）於蓮座，垂下的右腳踩在一小寶瓶；蓮座底部、方型基座四隅亦有五個大小寶瓶。天王四臂，右手置膝做與願印，持又稱如意果之香櫟，左手緊握貓鼬頸部，讓牠吐出如珠寶串飾源源不絕的珍寶；上舉肩旁之二臂，一手或持蓮花，一手持物因斷壞無法辨識，但是根據其他相關造像，可持輪寶或螺。四臂財寶天王較二臂像罕見。此尊頭戴高筒圓錐冠、寶瓶以環狀珠寶串裝飾、堅實的方形臺座皆可見於中爪哇時期同類造像，而頭光、造型與整體比例以及已飾有肘釧，皆將此造像與中爪哇最末期藝術聯繫在一起。¹¹



圖 9 中爪哇時期末葉 財寶天王 甘竹出土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克恩研究所 OD-2254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orA5Kv>，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圖 10 東爪哇時期初期 金剛鎖 甘竹乙組 金剛界曼荼羅 甘竹出土 波士頓美術館藏 杜士宜攝



圖 11 中爪哇時期末葉至東爪哇時期初期 三面六臂金剛薩埵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3632 攝於 1919 年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qr60KE>，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中爪哇時期晚期至東爪哇時期早期

其他八尊造像，可大分為兩批，其一即前述典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立姿四菩薩，如前所述，舊圖版只有三尊，但是目前有尺寸、風格一致之四尊造像留存。（見圖2、3，通高9、寬5.5公分）過去學者除了釋名其為曼荼羅四門守衛之金剛鉤、索、鎖、鈴四攝，並以為屬於甘竹金剛界曼荼羅尺寸較小組（五方佛以外尊像皆無頭光，通高9公分，以下簡稱乙組）；但是其風格與帶有頭光之特徵皆不相類，與乙組所依根本儀軌《真實燈明》（*Tattvalokakari*）所述之坐姿亦不同。此外，筆者釋名藏於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之一尊造像為乙組之金剛鎖（圖10），搭配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持鉤或持前端斷壞棒狀物之造像其一尊應為乙組之金剛鉤，組成坐姿四攝中之兩尊，可更進一步推論此組立姿四攝，應與甘竹金剛界曼荼羅無涉。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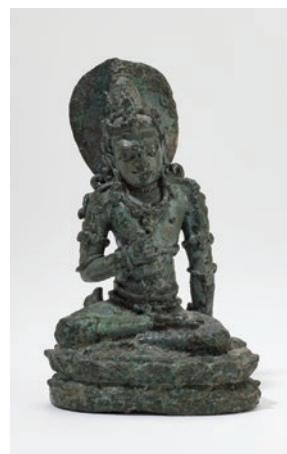
此組立姿四攝尺寸雖小，但仍可見其相較於甘竹乙組曼荼羅造像偏長的臉型，額有白毫，怒目圓睜，高鼻厚唇，戴寶珠頂圓錐狀冠，半鏤空頭光內有連珠紋、外圈有倒鉤型火焰紋，雙手做憤怒印並持鉤等標誌，展左或展右威猛立於橢圓型雙層蓮臺。裸身，繫滾邊菱格紋腰布，以繩與腰帶固定，末端在臀部兩側形成蝴蝶結，並從後背中央垂地如燕尾，以腹帶、臂釧、腕釧、肘釧與足釧裝飾。其持物或因斷壞等原因難以辨認，但是根據其姿態，持鉤展右而立者應為金剛鉤；展左而立者為金剛索；曲兩膝分立者為金剛鎖；曲兩膝分立如鳥翼開展者為金剛鈴。繁複的裝飾以及肘釧、捲曲的頭光火焰都接近東爪哇時期造像，其整體風格與目前定年為十世紀上半葉之造像相似，時代較甘竹乙組曼荼羅早。¹³

另有四尊造像，一尊尺寸較大，為三面或四面六臂像，頭戴筒形高冠，無法確認是否原有頭光，若無，則應為四面像（圖11），微向左傾側，半跏趺坐於圓形雙重蓮臺。一手當心持金剛杵，一手置臍如持金剛鈴，定名為金剛薩埵，為多面多臂像，或為本初佛金剛薩埵；另有一右手持一端為金剛杵之持物，但下端斷壞，其他三臂則皆在手掌處斷壞，無法知其原持物，但據此可推測此像掌部應為另鑄，再以手釧修飾接合處。其圓潤的鵝蛋型臉，粗壯手臂及蓮臺、蓮瓣造型等風格，皆與十世紀上半葉文物相類。中爪哇日惹不遠之 Surocolo 出土主尊為金剛薩埵之曼荼羅，為密續瑜伽部至無上瑜伽部轉換期之造像，此尊風格與尊格皆和此地出土文物關係深遠，應非偶然，應是中爪哇晚期至東爪哇早期時期文物。¹⁴

其餘三尊尺寸相近造像（圖12～14），皆有素淨頭光，男尊恬然自適微朝左傾，半跏趺坐，左手當胸持金剛鈴，右手置蓮臺，應為四攝之一金剛鈴，典藏於美國史密森尼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館方註記屬於甘竹曼荼羅，應指前述兩組金剛界造像之一。（圖13，高7.9、寬5.1公分）另有二女尊，一尊即是前述克羅姆博士提及之女尊，半跏趺坐，但是蓮臺已失，左手做定印、右手置膝做與願印捧寶珠，手印與持物一如甘竹金剛界曼荼羅之寶生如來，據此可釋名為寶波羅蜜或寶生佛母；另一尊為四臂像，半跏趺坐於蓮臺，二手持前端斷壞標誌舞動胸前，與甘竹金剛界之金剛舞姿態類似，舊圖版即將其同置拍攝，應是觀察到其同質性（圖14）；另一雙手高舉額前做表示欣喜之彈指印，或為同時表現經典所說之「作舞頂上合」。¹⁵

此三件造像與前述中爪哇 Surocolo 出土的曼荼羅中坐姿小像，以及甘竹乙組曼荼羅相當類似（見圖 1、10）：開臉皆方中帶圓，眉間有清晰白毫，眼如蓮苞，鼻準、鼻翼、下唇厚實；頭戴相似之筒形冠，繒帶、長髮尾端分別在耳旁、雙肩捲曲，並有幾絡捲髮垂肩，不論男女尊皆有腹帶、臂釧、腕釧、肘釧裝飾，女尊皆著及踝長

裙。但是除了甘竹乙組金剛界造像中，五方佛以下尊格皆無頭光，此三尊高度亦較矮小，頭部比例偏大，五官較為突出，上、下臂較粗壯，但是金剛鈴左手置蓮臺，可推論一如乙組，應是根據《真實燈明》所造尊像，限定其時代上限為十世紀下半葉。其具體時代應與乙組不遠，或為十世紀下半葉至十一世紀初葉文物。



左圖 12 東爪哇時期初期 （左）金剛鈴（中）寶波羅蜜（右）金剛舞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3607 攝於 1919 年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QexZmZ>，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右圖 13 東爪哇時期初期 金剛鈴 史密森尼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LTS2015.3.8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Gift of Ann and Gilbert Kinney, S2023.9.4



左圖 14 東爪哇時期初期 （左）四臂金剛舞（右）金剛舞 甘竹金剛界曼荼羅尺寸較大組 甘竹出土 克恩研究所 OD-3606 取自《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reurl.cc/808N77>，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

右圖 15 東爪哇時期初期 金剛因（？） 雷特伯格博物館藏 Inv.-Nr. RIN 106 取自 Fontein, Jan.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2007, 121.

六臂金剛薩埵或為獨祀或可為一組曼荼羅之主尊；而為曼荼羅引領眾生之門衛四攝與供養天女之金剛舞非獨祀像，寶波羅蜜或寶生佛母風格、尺寸與其相類，應同屬一組曼荼羅。時代在十世紀以降之上述八尊造像，原應屬二至三組曼荼羅。¹⁶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典藏於瑞士蘇黎世雷特伯格（Rietberg）博物館，有造像一尊，館方以為與甘竹造像相關，定名為女尊金剛塗（Vajragandhā），但與相關造像相較即可知應為男尊。（圖 15）其整體風格與前述金剛鈴、舞、寶波羅蜜三尊像相當類似，尺寸亦相近（高 8.3、寬 5.2 公分）。此尊右手持圓餅狀出火物，若屬於金剛界曼荼羅，而圓餅中有孔洞，可為持出火法輪之金剛因，乃十六大菩薩之一，左手置蓮臺，與前述金剛鈴同樣遵《真實燈明》所說。開臉、裝飾特徵與蓮臺和金剛鈴皆相當類似，但是冠飾、高度稍有不同，或因不屬於同一組曼荼羅，抑或因尊格高低有別而不同，不得而知。館方早年自荷蘭購入，或為甘竹第一批落入私人收藏之造像。此四尊造像，或同屬以三十多尊構建而成之金剛界曼荼羅，但難遽下論斷，倘若將來更多公、私典藏相關資料披露支持此推論，則此組曼荼羅，為印尼首次出現擬人化四波羅蜜之金剛界造像。¹⁷

小結

當論及印尼中世紀佛教信仰史時，除了前述夏連特拉王朝，另必提及位於蘇門答臘島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宋代後史書稱三佛齊，683?-1397），為此際佛教信仰重鎮，不僅唐代義淨（635-713）曾留學此地，出身自本地王族的高僧法稱（Dharmakīrti，活動於 986-1024）聲名遠播，使印度僧人渡海投其門下，包括影響藏傳

佛教深遠的阿底峽（Atīśa, 982-1054）。反之，無論是位於中爪哇或東爪哇的馬打蘭王朝，都被描繪為信奉婆羅門教之王系。但是，事實上爪哇第一所紀年（西元 778 年）佛教寺院喀拉山（Kalasan）寺是馬打蘭王朝所建，而古代印尼密教重要文獻《聖大乘論》（*San Hyan Kama hayanikan*）至遲成書於辛鐸王時，跋文提到此王表達對密教僧以及神聖金剛界密教的崇敬。

過去中爪哇時期之佛教造像，皆以為是婆羅浮屠建造者夏連特拉王朝所造，但隨著此批甘竹窖藏出土，其中有時代相近之佳品，雖然難以斷定鑄造者，但是此後出土於中爪哇之佛教青銅造像，亦應考慮或亦可為馬打蘭王系所供養。甘竹窖藏文物中，九世紀的優美綠度母，製作時代距供奉度母所建之喀拉山寺約百年，而窖藏中，中爪哇時期女尊佔三尊，其中有兩尊皆可為度母，恐非偶然。¹⁸

除此之外，風格與甘竹乙組曼荼羅相類的金剛鈴等三尊小像，透露此類風格之廣傳。除了前述 Surocolo 出土造像，1992 年出土於甘竹西南方 Ponorogo 的阿彌陀如來像亦雷同，以致



圖 16 東爪哇時期初期 大日如來與佛母像 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藏（原為皇家珍奇箱收藏） Collection 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 Coll.no.RV-1403-2862

學者將其誤釋為乙組之五方佛之一。¹⁹ 若仔細查考，許多被定年為十世紀之密教佛造像皆有此類風格，如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與德國林登民族學博物館（Linden Museum）藏分別為轉法輪印與智拳印之大日如來像，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



圖 17 中爪哇時期 文殊菩薩 普勞珊佛塔 考古研究所普蘭巴南分所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Prambanan Branch Office) Inv. no. 478 取自 Rijksmuseum, Borobudur. Amsterdam: Het Museum, 1977, 53.

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原熱帶博物館）藏之大日如來與佛母像（圖 16，高 16 公分），皆為寬額之鵝蛋臉，線條柔和，其後方逐漸轉變成甘竹窖藏密教曼荼羅群像較方圓的開臉，但是仍可窺見其一脈相承關係。以上各例亦提示研究者，莫以風格相近即遽然以為同屬一組曼荼羅。而其源流，筆者以為從九世紀中葉，馬打蘭王妃捐建的普勞珊佛塔（Candi Plaosan）之柔美祥和浮雕造像等，可見一、二。²⁰（圖 17）是否此類風格為馬打蘭王系所喜，因此十、十一世紀密教造像多有摹仿？值得進一步觀察。

出土甘竹窖藏附近不遠之荒廢古寺，曾出土紀年 935 年碑銘，為辛鐸王遷都不久後即有紀錄之寺院，此批窖藏或原屬此寺。其出土文物製作時代相差超過兩世紀，尤其製作於中爪哇時期之造像，被有意識收藏、移轉，讓後人得以管窺新舊馬打藍王國數百年間的信仰內涵與東爪哇時期造像風格特色。

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

註釋：

1.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8-215. 此辛鐸王建立之世系，學者亦逕視為馬打藍王國之延續，見李美賢，《印尼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30-38。本文為與位於中爪哇之馬打藍王國區分，引用前引書描述辛鐸及其子孫為世系的王朝為「新」馬打藍。事實上，此世系建立之王國有不同朝代名稱，但是此類專有名詞對於一般讀者並無太大意義。此外，澳洲學者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認為用民族主義以及王朝史觀來觀察東南亞歷史是過於簡化的觀點，他的書寫是去中心化，不以各王朝興衰史為主軸，但是如此敘述方式，並不對臺灣讀者提綱挈領的理解爪哇佛教造像的歷史，因此本文仍採取法國學者賈代斯（George Coedès）王朝轉移的觀點論述。請參考鄭永常，〈導讀〉，收入安東尼·瑞德著，韓翔中譯，《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新北：八旗文化，2022），頁 9-14。
2. （法）賈代斯著，蔡華、楊保筠譯，《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151-155；Martin Lerner and Steven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Indian and Southeast Asian Art from the Samuel Eilenberg Collecti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165.
3. Museum Nasional (Indonesia), John N. Miksic eds., *Icons of Art: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Jakarta: BAB Publishing Indonesia,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Jakarta, 2006), 74-75.
4. N. J. Krom,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in *Rapporten van de Oudheidkundige Dienst in Nederlandsch-Indie* 1913, 59-72.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京都：法藏館，1999），頁 213-254。其年代之討論舉其要者：Jan Fontein, *Ancient Indonesian Art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Javanese Periods*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71), 151.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arijke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Leiden: E.J. Brill, 1988), 35.
5. 《萊頓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photography-kern>（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30 日）；賴依縵，

〈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密教信仰風潮——以東爪哇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造像為例〉，《故宮學術季刊》，待刊稿。

6. Museum National (Indonesia), John N. Miksic eds., *Icon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258; N. J. Krom 前述考古報告另有英文翻譯：N. J.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in Lokesh Chandra ed., *Cultural Horizons of India: Studies in Tantra and Buddhism, Art and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5), 108-120, 上述描述請見頁 120。
7. 除了四攝、後述金剛鈴與財寶天王等 6 尊，管見其餘造像下落不明：甘竹造像出土後在 1935 年巴黎的殖民地博覽會消失 9 尊作品，具體內容不明，或亦包括本文討論之尊像：Jan 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New York: H. N. Abrams, 1990), 231. 荷蘭學者 Lunsingh Scheurleer 與 Klokke 將爪哇造像大分為五組，請見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23-35.
8. 佛造像應屬前述爪哇青銅造像五組風格中最早的一組，請參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24-27, 57.
9. 綠度母屬第二組作品：自準提背面之圖版 (OD-2253)，可知其原編號為 5569，此尊應屬第三組作品，請參考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27-31, 72, 90; M. Lerner and S.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80-183; Susan Huntington and John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the Art of Pāla India (8th-12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Dayton, Ohio: Dayton Art Institut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209.
10. M. Lerner and S.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80-181;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91.
11.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85; M. Lerner and S.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84-185; Rijksmuseum, *Borobudur: kunst en religie in het oude Java* (Amsterdam: Het Museum, 1977), 77. 此尊典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Albert le Bonheur, *La Sculpture Indonésienne au Musée Guimet: Catalogue et Étude Iconograph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193.
12.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9；賴依縵，〈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密教信仰風潮——以東爪哇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造像為例〉。
13. 森雅秀，〈『完成せるヨーガの環』（*Nispannayogāvalī*）第 21 章「法界語自在マンドラ」訳およびテキスト〉，《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 7》（名古屋：国立民族学博物館，1989），頁 240-241、255；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42, 94; M. Lerner and S.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96.
14. 根據舊圖版 (OD-3629)，後述金剛舞尺寸僅及其三分之二，此尊屬於第四組文物，風格可比對 Albert le Bonheur, *La Sculpture Indonésienne au Musée Guimet: Catalogue et Étude Iconographique*, 190-193；圖像學討論請見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41-254。
15. 《史密森尼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https://asia.si.edu/object/LTS2015.3.8/>（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根據舊圖版 (OD-3607) 此三尊像高度相當；（唐）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8，No. 0865，頁 221，參自《CBETA 電子佛典集成》https://tripitaka.cbeta.org/en/T18n0865_003（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2、303。
16. 根據《真實燈明》作者慶喜藏 (Ānandagarbha) 活動於帕拉朝 Mahipala 一世年代 (978-1026 在位) 所定，Gopal Laha, "Revised genealogy, chronology and regnal years of the kings of the Pala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discoveries, decipherment and presentation (750-1200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78 (2017): 258. 東爪哇不乏出土獨尊佛母之例，請參 P.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96, 98.
17. Jan Fontein,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Rietberg Zurich*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2007), 120-121. 其年代斷代為十～十一世紀。有前述甘竹兩組金剛界曼荼羅皆忠於經典，無擬人化四波羅蜜：金剛界相關議題討論請見賴依縵，〈被遺忘的曼陀羅——唐代初傳的金剛界曼陀羅〉，《故宮博物院院刊》，113 期 (2007.10)，頁 16-26。
18. 淨海法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臺北：法鼓文化，2022），頁 48-59、75-77；石井和子，〈『サン・ヒアン・カマハーヤーニカン（聖大乘論）』にみる古ジャワの密教〉，《東南アジア研究》，27 卷 1 號 (1989.6)，頁 59。
19.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0-221。事實上其臺座格式並不相同，見賴依縵，〈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密教信仰風潮——以東爪哇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造像為例〉。
20. Rijksmuseum, *Borobudur*, 45（標題為文殊，但是自其轉法輪印與獅子座推斷應為大日如來）；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Indo-Javanese Metalwork* (Stuttgart: Linden-Museum Stuttgart, 1984), 3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典藏一尊金剛華（高 5.7 公分，典藏號 1994.27），其風格、造型與 Surocolo 曼荼羅造像相近：<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179>（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9 日）；其餘北美博物館標註為甘竹出土或相關小銅像之討論，請見賴依縵，〈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密教信仰風潮——以東爪哇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造像為例〉。